

問天

著 鍾 陳

天

陳
銓
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問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再版

(81708.1)

中華民國十七年
九月新月初版

四〇三四上

天 問 一 冊

每冊定價國幣捌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陳 銓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及各埠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(本書校對者沈鴻俊)

天問

一

那時正是三伏天氣，雖然是過了九點鐘，卻並沒有退半點涼。天空中的月亮在浮雲裏或隱或現，移時只看見滿天的白鯉魚斑，不用說誰也知道明天又是大太陽了。四圍佈滿了熱氣，沒有一點兒風，桌子板凳，都撫摩着燙人。街上的商店都把一塊塊的門板接連地關上，只剩下兩扇大門開着。店子裏好些人都搬凳子到簷口來坐着乘涼。扇子不住地揮動，汗珠仍然不斷地出來。誰都說今年的天氣真是熱，再不下雨，恐怕真要熱死人了。

天氣雖然熱，在別人或者還可以勉強過得去，在謙祥吉的張老板卻真是十二萬分受不了，因為照例胖子們都怕熱，張老板湊巧又是富順縣城裏的第一大胖子！

吃完晚飯以後，滿身大汗，他就趕快洗了一個澡，卻是衣服還沒有穿完，他周身又通通溼透了。他把竹椅子擺在階簷邊，滿滿地坐下，拏一把大蒲扇，不斷地扇，口裏唧着三尺多長的葉子煙竿，有時他望着簷前的雨板出神，讓口裏的煙子自由地從嘴裏飄出。有時他把嘴一圓，輕輕用氣一吹，煙子卻結成一個一個的圓圈。有時他把嘴閉上，用力一抽，把全部的煙子，一直送到丹田，送不完的卻從鼻孔裏闖出來了。有時他面前的煙子太多，遮着他的視線，他把扇子用力地搖幾下，雲時間就煙消雲散了。在這種時候，張老板口裏最喜歡吟哦他最得意的天下第一對聯：「搖扇吃煙，風雲聚會」，不過念到下聯「拉尿打屁，雷雨齊摧」，他又覺得不十分切題了。

忽然張老板回頭，一眼看見他的學徒林雲章正在櫃臺邊低頭打盹，他立時心頭火起，身子一動，竹椅子不住擦擦地響。把腳放進兩隻拖鞋，立起身來，走到櫃臺邊，隔櫃臺把葉子煙斗在雲章頭上一敲，雲章立刻抱頭大叫起來。

「媽的！你一天到晚只知道睡覺，是不是？你晚上躺了整晚上的屍，還不够，是不是？你以為老子招學徒，只是招來吃飯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——我」雲章兩手還抱住頭，痛得答不出話來。

「你——你什麼？你應該睡覺，是不是媽的好東西？萬一有主顧來，看見你在櫃臺邊睡覺，還像什麼樣子？你這個混帳東西！你安心丟盡我的臉，是不是我？張有成開了二十六年的藥店，從沒有遇着過你這樣的學徒！又好吃，又懶做，現在更妙，會在櫃臺邊睡覺了！」

張老板越說越生氣，順手又打雲章兩煙竿，雲章好像殺豬般的叫起來。

「你這種混帳東西！不打你你老記不着。依得我的脾氣，非把你打死不可！」

張老板說着又要去打，這次雲章卻從櫃臺裏一趨跑出來。張老板一下打了一個空，再回頭，雲章卻逃那邊屋角去了。張老板兩下追他不上，登時氣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他雖然生氣，卻是也沒有氣力再打了。

他一面罵，一面扇，足足鬧了半點多鐘。他忽然回頭看見桌上大鐘，已經十一點過了。雲章仍然把手不住地摩他的頭，此時腫起了一個大包。

「今天沒有工夫再同你講了。——老在那裏站着做什麼？趕快把燈籠點起，去接你師母師妹

回來」。

雲章本來頭上的包痛得很厲害，張老板這樣一講，他一點也不覺得痛了。他連忙把燈籠點起，又把圍腰布取下，提起燈籠就預備走。

「你把雨傘也帶去罷。」張老板講道。

「這樣熱的天氣，帶什麼雨傘？難道還會下雨嗎？」雲章反對道。

「你這個東西講話，怎麼老是這樣拗性？你怎麼知道不下雨？你是神仙，是不是？萬一下雨怎麼辦？你想她們把新衣服都淋溼了回來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不相信這樣天氣會下雨。就是下雨，難道陳太太不會留她們歇嗎？」雲章仍然固執地說，說完後他又覺得他不應該再同張老板鬧嘴了。

「你——你安心同我鬧，是不是？」張老板氣極了，拿着煙竿又要打起來。雲章連忙躲開，他覺得他頭上的包又有點痛了。

「好，好，帶去，帶去。我始終不相信這樣的天氣會下雨！」雲章一面進屋子拿雨傘一面說，他說

到後邊一句話，聲音低一點，張老板沒有聽得很清楚。

「你又在說什麼呢？」張老板問道。

「沒有說什麼。」

「你這個東西，一輩子也是這樣牛一般拗性。我看除非把你的『反骨』去了，不然簡直沒有希望。」

張老板儘管在罵，雲章早已跑進屋了。停一會，他抱了三把雨傘出來，拿起燈籠，又預備要走。

「你叫師母師妹馬上回來。」

「假如陳太太留他們鬧房呢？」

「鬧什麼房？我活了五十多歲，從來沒有鬧過別人的房，我最恨別人鬧房，鬧房是天地間頂壞的習慣！你看去年張三公討孫媳婦，就是因為鬧房，後來弄得兩家打官司，究竟誰假扮新郎去佔了便宜，誰也不知道？這就是鬧房！」

「那裏個個都像他們那個樣子？」雲章不知不覺地又順口反對一句。

「你這個東西，只知道頂撞我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沒有頂撞你！」

「趕快滾，時間已經不早了。叫她們馬上回來，如果她們要鬧房，你說我說的不准她們鬧房，叫她們馬上就回來。」

「好」。

「馬上就回來，聽清楚沒有？」

「聽清楚了」。

雲章急忙走出門去，到街上深深呼了一口氣。他雖然挨了一頓打，受了一頓罵，不過他居然有去接師妹回來的差使了。他想着師妹窈窕的形狀，紅嫩的嘴唇，醉人的眼睛，嬌羞的臉面，不知不覺地滿心快活起來，把一肚子的氣都放歸無何有之鄉了。他恨不得立時就跑到陳太太家裏去，把師妹叫出來，殷殷勤勤地伺候她，提着燈籠，照着她走，間或回頭望望她。可惜有師母跟着在一塊兒。不然我更可以同她親熱熱地談了。不過這也不要緊，反正今晚小心一點，殷勤一點，至少下次她

一定對我喜歡一點。只要我的心一天不死，張慧林不愁不到我的手來。

「現在更好了，她表兄陳鵬運又結婚了，慧林對他的念頭當然只好斷絕了。今晚上慧林看見他結婚，心裏一定很生氣，我以後慢慢用工夫，不愁她不會對我好。可惜我只是一個學徒——不過學徒又怎麼學徒不是個人嗎？一個人只要心不死，天下沒有幹不了的事情！」

他一路盤算，腳步像飛一般地前行。有幾次他想跑了，但是他恐怕街上人覺得奇怪，他還是只好快步地走。

雲章到謙祥吉來當學徒，已經四年半了。

他本來是離富順縣城二十五里獅子灘的人。他父親是一個鄉下的農人，起初替別人當「長年」，幫了十五六年，積了百多串錢，又幸虧他的主人王三公見他老實，一心想提拔他，把牛王山邊的幾塊田地租給他耕種。再過兩年，他又討了老婆，兩夫婦勤勤苦苦地工作，家境漸漸寬裕起來。再一年又生了雲章，兩夫婦歡天喜地把他好生撫養。鄉村的人都說他們兩夫婦的運氣好，這都是因為他們為人忠實的緣故。

雲章還不到四歲，他父親一夜冒了大風雨回家，第二天遍體發熱，第三天就嗚呼哀哉了！

那時雲章還小，不知道什麼事情，看見母親哭，他也隨着哭。他看見他父親直挺挺地睡在一塊門板上，他走上前去，用小手想推醒他，母親卻把他抱開了。

鄉村裏有一兩位相好來幫幫忙，買了一付棺木，請道士開了靈，就擡出去安葬。雲章始終還是莫明其妙，不過從此以後，他再也看不見爹爹了。

牛王山的田地，只好讓別人來耕種。從王三公那裏把「穩手」退出來，還有一百多串錢。母子兩人由鄉村搬到場上，母親在門前擺一個饅餅攤，整天地績蔴紡線，替大富人家作一些針指來過活。

雲章從小就很聰明，說話活像大人一樣，鄉裏的人都說他將來有出息，他也自負不凡。每當他同鄰居的小兒一塊玩的時候，他總是當老大哥，其餘的個個都要聽從他的命令，要是不聽他馬上就打。有一次把旁的一個小孩明兒的鼻子打破了，流了許多的血，明兒的母親趕上門來，害得他母親賠了許多的不是，纔算罷休。卻是明兒的母親剛走到半路，雲章卻追上來，扔了她兩石頭，向她破口大罵，要不是他母親來把他叫回去，他更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？

「雲章，你爲什麼老是這樣淘氣？爲什麼又要去打人？」他母親責備他道。

「明兒不聽我的命令，我當然應該打他。」雲章理直氣壯地回答。

「你爲什麼這樣不懂事？你也是一個小孩，他也是一個小孩，他爲什麼要聽你的命令呢？」

「因爲他們推我作隊長，明兒是我的小兵，我發命令他不聽！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！你老是這樣拗性。同你說你也不懂。以後再也不准去打人了。」

「當隊長不打人，怎麼行？」

「那麼，隊長也不要當了。雲章，你聽說一點。自從你父親死後，你母親倚靠的只有你一人了。你要是不爭氣，我將來還靠誰！可憐你父親苦了一輩子——」雲章的母親說到這裏，哽咽流淚了。

「媽媽，不要哭，我以後聽你的話好了。」雲章安慰她母親道。

「你現在年齡還小，你怎麼知道媽媽心裏的苦處？我要是不爲着你，當你父親去世的時候，我早已經不想活了。就是因爲你，我纔有點希望。有好多次，別人都勸我不要苦守，但是我看見你，我想着你的父親？我越是不想改嫁了。可憐你父親苦了一輩子，一點福也沒有享着，要是他的後人再不成材，你想——你想——」母親說到這裏，又哭起來。

母親一顆顆的淚珠，滴在雲章的額前。雲章把兩手緊緊抱着母親的腰，擡起頭望着她。他剛復

的心，此時被母親的熱淚溶化，他滿心裏都感覺淒涼，他把頭俯在母親的胸懷，心酸流淚了。

從此以後，雲章居然聽母親的話，不同旁的小孩鬧了。第二年，他進了小學。他資質聰明，國文數學運動樣樣都比別人好，每學期考試，他總是第一，校長先生們都十分稱贊他。他母親聽見衆人誇獎，也高興極了。有時散學回家，母親把他高高地抱起來，熱烈地吻他。兩眼裏不知不覺地流淚！

小學四年畢業之後，雲章十一歲了。繼續進了本場上的高小。高小第二年學校裏請了一位拳教師，到學堂課外教學生練中國武術，雲章更學會舞劍，從此以後，他常不離牠。有兩次開游藝會，他還出臺舞劍，衆人都說他舞得好。

雲章年齡越大，對於他自己的身世也越明瞭得清楚。他知道他是一個貧窮人家的小孩，他不能不堅苦卓絕地奮鬥。他知道他母親惟一的希望就是他，所以他讀書更十分努力。由教科書裏，他讀了好些名人的佚事，他知道，貧窮人家的子弟，也有能够上進的。他心裏中常常都充滿了志氣，他覺得天地間沒有困難的事情。

他現在也不同意旁的小孩胡鬧了，他專心致志地讀書。課餘的時候，他除掉舞劍以外，他很喜歡

打鳥鎗，差不多每星期六星期日下午都要去打。雲章打鎗的本事，幾乎是天生就的，無論飛的跑的鳥獸，他一舉鎗，就可以打下來。同學們都佩服他，喜歡約他一塊兒打獵。

十三歲他讀三國演義了。劉皇叔以織席小兒，居然能够得三分天下的身世，給他不少的鼓勵。他對三國演義裏面人物的批評，也與許多人不同。好像他說劉皇叔是一個慣用手段的英雄，關雲長不過一個愚魯的武夫，他最喜歡最崇拜的人物，卻是舉世痛罵的曹孟德！

十四歲的時候，他在高小畢業了。正在行畢業禮的前一天，他因為當級長，所以在學校忙着籌備一切，忽然他鄰人來告訴他，說他母親病了。他連忙跑回去，母親睡在牀上，已經不能講話了。他伏在母親身上，哭着叫她，母親睜開眼睛，看了他一眼，只說出「要爭氣……當好人」，幾個字立刻就氣絕身死。

從此以後，雲章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了！

他現在還有什麼父親？父親早就死了！母親，母親現在又去世了！親戚，他就沒有什麼親戚，只有一個舅父，得了多年的瘋癱，一步也不能行動，現在已經進孤老院了。家業，把一切通通賣掉，也不過

七八十串錢，除安葬母親之外，剩下的也寥寥無幾了。

從前他努力讀書，努力上進，是想安慰母親，現在母親已經去世了，他去安慰誰？

正在這個時候，富順城裏藥店謙祥吉正差一個學徒，他高小的校長同張老板認識，就把雲章介紹去。

雲章精神上所受的打擊，沒有比這一次更大的了。他是一位極有志氣的青年，從小就自負不凡，同學師長無一人不尊重他。現在許多他看不起的同學一個個都進中學，他卻來當學徒。這不啻說，他一生的雄心，就從此永遠消滅了。想到這裏，他不覺放聲痛哭起來。

第一天他進店的時候，看見張老板挺起肚子那個樣子，他嚇了一大跳，晚飯他剛吃半碗就放下箸了。一夜晚在牀上翻來覆去，總睡不着，整整的哭了一晚。第二天起，張老板把他大罵一頓，教訓了他許多的話。他不敢講什麼，只好一樣樣地工作。

當天下午，張老板叫他截甘草，他從來沒有截過，用刀也用不靈，腦筋又不斷地想旁的事，不小心一刀把手指截住了。張老板走來，又把他大罵一頓。後來看見他血流不止，叫他進去叫師母把刀

口藥替他搽上。他跑進裏邊天井，叫師母，房門裏卻走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來。對他講道：

「母親到隔壁張二嫂那裏去了。你找她做什麼？」呵！你手指爲什麼流血截着了嗎？等一等。」

她一趟跑進房去，一會拿了一個藥瓶，一塊布，一些線。叫雲章在天井邊的矮凳上坐着，她移一張矮子挨近他，把藥搽上，再把布替他裹好。

「還痛不痛？」她問道。

「不痛了。謝謝你，師妹！」

人們在悲哀孤獨的時候，能够得着一點同情，已經令人感激了，何況是青年女郎的同情？雲章自從那一天以後，對慧林就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感情了。

以後這四年半的生活，眼睛所看見的只是陳皮白芍毛硝大黃，耳朵裏聽見的只是張老板咒罵的聲音，身上所領受的，只是足尖拳頭煙斗。旁的店子的學徒三年就滿師，可以領薪水了，張老板店裏卻要五年。有好幾次，雲章氣不過想逃走了，但是他始終捨不得慧林。慧林一天天地長大，比從